

輯二
火與夢

某些力量，讓地質的完整層累被侵蝕、搬運流動，並再度沈積，那是水文學的範疇。

水文形構現當代的地貌，又破壞當代的地貌。

沖積平原是一種作品的原型，每一個礫石、泥沙沈積的單位，都是時間的重新混合，而臺地丘陵，乃至於山，是複疊的時間，在創作與閱讀的反覆交疊中，地貌往往慢慢趨於單一；反而在那些年輕的水文系統中，地形繁複曲折，生命現象在其間多樣地存有。

水被地質與地形推動，又創造地質地形，一種內在的咀嚼與消化，一種書寫的理解、詮釋與再書寫。

還有板塊與地熱的作用。古老的太陽能，以及最當下的熱能，促進了水循環，地質的抬升與熔融變質。水是宿命，位能的物質化，但火是原初的動能，潛在的意識，極致的破壞或創造。

光合作用與生質燃料（乃至細胞中的粒線體），是小尺度的熵變，創造一個地貌中的文化結界，由結界外部化的現象，是揚塵與廢棄物，卻可能成為其他結界的養份。火在最大尺度與最小尺度上，重設某種條件。

當代的氣候變遷，或許是火的力量介入了中間尺度，在某種不該入侵的層次，開始其創造性的破壞。



火與夢

一

沿著之字形的柏油路蜿蜒而上，一路是芒草與包籐矢竹交錯的草原，彷彿身在高山。

地形迎風，間雜在草原中的樹木，頂芽極易風乾脫水，無法抽高，多維持芒草般的低矮，彷彿受風修剪，景觀因而開闊。

這是島嶼北端的火山群，海拔僅一千出頭的大屯主峰步道。

北面望去，數座渾圓的小丘羅列——那些是火山體邊緣的寄生火山，當年岩漿額外的出口，又稱鐘狀或塊狀火山。再往北，還可看到海，圓弧狀的北海岸，呈放射狀，獨流入海的水系，都曾是熔岩流的足跡。

在那數十萬年間，岩漿湧昇為群巒，噴發的山頭成為錐狀，黏滯漫流的，則造就圓鈍鐘狀。這些被先民稱為大豚、紗帽、枕頭、火爐，各式奇異山頭的集合，又聚合成一個巨大錐體，遙遙指向那段岩漿四溢的劇烈歷史。

目前火山的作用，似乎只剩下如噴氣孔、硫氣孔與溫泉等，那些稱為「後火山」的景點——似乎此刻已是火山之後。從大屯國立紀念公園，到現今的陽明山國家公園，這些單位保存，並轉述火山的印記，彷彿那僅是歷史中的巨大偶然——板塊擠壓造出台灣島，在百萬年前，一個疏鬆的張裂時期，島嶼北端地體錯動為斷層，火山群與海底熱泉雙雙創生。

在人類歷史記載中，這些火山從未噴發，彷彿均已沉睡——然而在火山群噴發的多個階段中，間隔從數萬年到百萬年都有——意思是，台灣所有人類的歷史，很可能並不在火山之後，而只是在大地緩慢的脈搏之間。

看似過去的，經過深掘，我們將逐漸發現，自己其實仍被籠罩，在一個將醒未醒的火之夢中。

二

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土壤調查，海拔較高，如大屯主峰附近的土樣，均歸為「灰燼土」類，是火山岩屑風化而成，富含氣孔，質地輕軟疏鬆，整體色深——在數十萬年的化育後，這裡仍是火山灰的世界。民間稱這種土為「陽明山土」，時有盜挖傳聞。

陽明山土雖然通氣性佳，但未必優良，因為火山母質含大量的硫化物，使得土壤呈酸性，酸會促進地表原就豐富的鐵與鋁溶解，鋁離子不但對部分植物有毒性，其他礦物質也會因與鋁化合，消耗掉植物所需的特定營養，例如鎂或磷。適應含鋁土壤最有名的植物就是茶樹，包含火山群在內，島嶼北部酸性的紅土坡地，到處都是茶的歷史。

生長在硫氣孔附近的植物，早年稱為「硫磺區植群」，但多數研究仍只能一語帶過，白背芒，芒萁，栗蕨，山菅蘭，野牡丹，燈秤花，灰木科植物，茶科植物……這樣的植物名詞序列，各自代表了什麼意義呢？它們如何克服了硫酸的問題，鋁的問題，或磷的問題？

我們傾向認為，眼前可見的生物才是生態運作的主體，但土壤，扎根之處，這神秘的領域，環境的記憶彷彿無序地沉積在此，像大地的潛意識，全面影響著生態現象，其實際意義，卻如夢境般難解。

正當我們接近大屯主峰那個氣象觀測站，此行的目標出現了，一隻大屯姬深山鍬形蟲的雄蟲，緩緩沿著草坡，朝上風處飛來。牠大概在以氣味尋找配偶，此種鍬形蟲的母蟲深藏芒草基部，故極為罕見。但每年五月底，雄蟲都準時在草原上空出現，可見繁殖順利。

我試著用手去撈，但只凌空揮到了牠的身體，甲蟲像被球拍擊回的球，不疾不徐地，又直線飛回了草深處。

大屯姬深山鍬形蟲只分布在大屯山一帶的芒草原，是台灣唯二的草原性鍬形蟲——原先被認為與其近緣的黃腳深山鍬形蟲，分子證據卻顯示，其實與中國的種類較接近。而目前與本種最近緣的，卻是森林性的種類。目前學界認為，大屯姬深山鍬形蟲的幼蟲，經過獨特的演化，以芒草原下的腐植土為食。但芒草何其多，為何只在這裡？

陽明山早年叫草山，據說因私採硫磺與反叛勢力藏匿的問題，清政府下令封磺，並每年定期燒山，日治時還曾因應此歷史，進行計畫性造林。

火焚過後的景觀，確實就是草，草原借火擴張的案例非常普遍，例如地下莖蔓延快速的包籜矢竹，在東北季風吹襲的區域十分優勢，但在火燒的協助下，芒草甚至能在矢竹的領地中擴張版圖。

2001年七月，七星山中湖地區發生草原火災，易燃的五節芒延燒超過二十公頃，隨後草原恢復迅速，有些地方還被白背芒藉機佔領。研究單位調查了火燒地與週邊土壤的差別，驚訝地發現，土壤更酸，且更貧瘠了。照理火燒過後的灰份，等於添加了有機肥，應可調和土中酸性，增加營養鹽。但或許因為濕潤環境中燃燒不完全，留下的枯草，反因微生物分解產生大量有機酸——顯然草原下的微生物要消化這些新的遺骸成為腐植質，還需要更長的時間。此外，接連到來

的颱風豪雨，在火燒後的裸地上，將原本累積的有機物加速沖刷，迅速恢復的芒草地，也進一步把僅剩的養份吸收——結果是，草原的營養鹽幾乎流失了一半。

水火土風，時而相斥，時而同謀，草原下複雜的化學平衡，就像無可勝數，又難以梳理的念頭。靠著草原腐植質維生的大屯姬深山鍬形蟲，為何只分佈在大屯山一帶？或許應該反過來說，鍬形蟲的出現，代表了草原的穩定，是整個環境歷史的某種小小凝縮與總結。如夢中難解的意象，火的夢境，正以芒草，灌叢，或者，甲蟲的形貌，反覆地浮現。

四

適合大多數植物生長的土壤酸鹼值，約為pH5.5到7之間，接近中性。大屯火山群的土壤，普遍低於這個標準，沿著氫離子濃度前進，在硫氣孔附近，植物生長的最邊界，pH值甚至可接近2，基本上是泡在稀釋的硫酸中。植物到底怎麼長在這樣的極酸之地，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。

作為研究單位，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網站上，有各式各樣的研究報告可供下載，在「植物類」的文獻中，沒有一篇對耐酸植物的生理機制做出解釋，反而在真菌生態的研究中，提供了一些線索。調查發現，在火山噴氣孔附近，植物的根系普遍地感染高單位的叢枝菌根菌，且土壤中含有豐富的真菌孢子。研究人員以白背芒做接種實驗，發現感染叢枝菌根的芒草，在極酸的土中也能獲得所需的營養鹽。

這解釋了為何硫氣孔附近能被芒草覆蓋，而如大頭茶等森林樹種，也藉著與真菌共生，得以進一步使得極酸之地覆蓋森林，甚至逐漸累積有機質，調和土壤酸性。對於真菌而言，植物的根系是匯集的基地，鹽類的儲藏室，以及糖分的

供應站——這個合作關係的後續效應，將逐漸改變整個環境。所謂硫磺區植被，很難說是植物本身具備耐酸性，而是真菌與植物的相遇與混合——這團仍難以歸類，無以名狀的事物，造就了火山口的綠意，讓生物多樣性得以發生。

五

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年），浙江人郁永河奉命來台灣採硫，穿過山麓遍野的芒草，深入硫磺谷探勘，寫下兩段景色：

溪廣四五丈，水潺潺巉石間，與石皆作藍靛色，導人謂此水源出硫穴下，是沸泉也。

風至，硫氣甚惡。更進半里，草木不生，地熱如炙，左右兩山多巨石，為硫氣所觸，剝蝕如粉。

現今的硫磺谷，是清代台灣最主要的硫磺產地，是個狹長的火山爆裂口，舊稱「大磺嘴」。該處流出的「沸泉」，即是現今北投溫泉的主要源頭，而這一帶也是整個大屯火山群，第一階段噴發的位置。

郁永河遊記中的藍靛色的溪流，一般認為是北投溪，只有其中酸性的青磺泉，能讓鐵離子形成綠色的氧化亞鐵沈澱。而剝落如粉的岩石，則應是安山岩經強酸氣體或溫泉的長期侵蝕下，深色的鐵與鎂逐漸被矽所置換，形成質地脆弱的白色礦物。

但也有些許可能，在那充滿高溫與硫磺，地獄般的景象中，採硫的人們，見到的是生命現象所能分佈的最極限——那演化時空中最邊境的顏色——藍綠與乳黃。

絕少人知道，大屯火山群近年陸續發現的幾個新物種，命名時都帶著在地地名，例如：*Sulfolobus yangmingensis* 和 *Sulfolobus beitou*，另還有 *Cyanidiococcus yangminshanensis*，此物種甚至代表一個全新的特有屬。若它們是動植物，必定早就成為大新聞，然而這些生物如此邊緣，不只在生態上，也在人們的認知或者傳播上——它們甚至沒有中文俗名，或許直接翻譯拉丁文，應該叫陽明硫葉古菌，北投硫葉古菌，以及陽明山溫泉紅藻。

邊緣，或許正是它們的特色。尋常生物耐熱的極限大約是攝氏五十度，超過此限，許多常見的蛋白質都會失去作用。偏好溫度超過六十度的生物，稱為極端嗜熱生物(extreme thermophiles)，通常都是形制最為古老的原核生物，如細菌、藍綠菌與古菌，它們帶著自那個太古洪荒的地球傳承而來的，極端堅強的耐熱蛋白——這類蛋白質在生物科技上有巨大的應用潛能，例如幾乎所有分子實驗都仰賴的聚合酶連鎖反應 (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，簡稱PCR) 技術，就是利用了嗜熱古菌的特殊蛋白。

能存活在高熱硫氣孔的溫泉紅藻，也被認為是意外從古菌的遺傳物質中，偷取了耐熱蛋白的基因。從此這些紅藻便能擠身於那些極端的棲地——極酸與高溫的溫泉石塊上。雖然歸類於「紅藻」，但溫泉紅藻富含葉綠素，在硫氣孔邊乳白的石塊上，看到的藍綠色區域，就是它們的細胞群落。這些盜火者，獲取了地球上最古老的技能，卻又如受詛咒，使他們只能封印在這些炙熱的岩體中。

至於真正的古菌，研究人員在溫泉或硫氣孔附近採樣，以特定配方培養，或者大量的DNA定序，就能偵測到它們。生物學課本常見的敘述：自營生物，如植物與藻類，他們的光合作用，是絕大多數食物鏈的根源。然而課本會接著說，在「特定環境」，例如海底熱泉附近，無光的所在，有著「化學自營性」的生命形式——某些細菌與古菌，利用硫化氫

或者氧化鐵就能產生能量——那是與我們所熟悉的自然，最迥異的存在，生命的另一種文法，蜷縮在生態視野與描述的最邊陲——大屯火山群的硫氣孔，就是那類「特定環境」。

在硫與火的惡夢之地，化學自營菌的存在，革新了我們對演化史的理解。曾經，整個地球都是那樣的絕境，而此刻充滿氧氣的宜人世界，對古菌而言，何嘗又不是一場無盡的夢魘呢？或許只有在這惡夢邊緣，古老的生命形式才找到了自己熟悉的原鄉——就在芒草原後面，那如洪荒初闢的鼎沸之地。

六

回想起那年八月的颱風過後，我們一行人翻過火山口邊緣，來到向天池邊。

向天池是大屯山區相當晚期的火山口，直徑約一百五十公尺，這片森林圍繞的草原，像座環形劇場。窪地一旦經連日豪雨，就會蓄積成「火口湖」，滿水時深可達五公尺，但約兩週內，水就會全數滲入土中。也因斷續積水，使得樹木不易生長，草原中不乏水生植物，虔敬等待著下一次洪泛的降臨。

當我們抵達那片草澤，湖水已退得差不多了，正適合蹲低身姿，讀取湖內的動靜。短短十幾天，火口湖會魔法般湧現數十萬隻生物，最富盛名的，是俗稱「向天蝦」的鵠沼枝額蟲，牠們是相當古老的鰓足類動物——這樣的生物形制，三億多年前就已經存在。或許是候鳥偶然帶來混於土中休眠的卵，台灣僅有向天池，金門與小蘭嶼可見枝額蟲。

枝額蟲綠身橘尾，像喜氣的小魚，原本蟄伏在乾燥土中的卵，大約在滿水第三天，就會大量孵化，把池底都染成綠色。同屬鰓足類的，還有另兩種較有名的蚌蟲，緊接著向天蝦浮現，像土中湧升的微小泡沫。

池中還有許多蝌蚪，是周遭的蛙類趕赴繁殖的成果：黑色的蟾蜍蝌蚪，透明的面樹蛙與小雨蛙蝌蚪，還有帶橘條紋的樹蟾蝌蚪。鄰近水域的蜻蜓與豆娘，也即時趕來產卵，新生的水蠶很快就成為小生物們的天敵——然而一切如此短暫，所有瞬間迸現的，百花齊放的生命史與食物鏈，在池水乾涸後，就同時消聲匿跡，留下巨量的死亡，土中休眠的卵，或有部分離去，回到森林。

這是火口湖臨時性的生態系。在整座山林中，像跳接的邏輯，殊異的拼貼，偶然點起的燭火，又或者，在森林廣袤的無意識中，向天池是個突如其來的綺麗幻想。

七

大屯火山群多樣的地形間，存在著各種蓄水的山間窪地，有些維持濕地狀態，有些已經陸化成為無水的低谷。

窪地成因大致分成幾類，第一種是噴發後的火山口所遺留的山間盆地，蓄水後便成為「火口湖」，例如向天池與磺嘴池，在季節性的豪雨過後，會短暫蓄水，但因底部岩層的裂隙，水很快就會滲到土中，故僅能維持暫時性的水體。

第二種是熔岩堰塞湖，如竹子湖與太陽谷，是早年的熔岩流阻塞了溪流出水口後蓄積而成，通常在漫長時間中會逐漸陸化，最後成為山丘間的凹谷。

依目前的資料顯示，夢幻湖屬於第三類，其低谷地形確實由火山作用造成，但會成為湖泊，是由於南側邊坡的土石崩塌而成為蓄水的窪地，這樣的崩塌常見於台灣年輕的地質之上，與火山似乎沒有直接的相關。

然而夢幻湖的內涵，實際上仍受到了火山的影響。在鄰近的硫氣孔影響下，湖水呈酸性，而湖邊繁盛的泥炭蘚，更使湖水進一步酸化，其pH值僅約5左右，就全台湖泊或水庫而言，是相當低的數值。這樣的酸度，使許多營養鹽無法被植物吸收，但若有生物適應了這樣的水質，就會成為此地獨特的存在。

依據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研究，夢幻湖中的台灣水韭，在生理上就特別偏好這種低營養鹽的貧脊濕地。

如今的夢幻湖，可算是台灣最有名的濕地，其舊名「鴨池」，可見冬季水鳥會固定來此棲息，而或許正因如此，自西伯里亞遷徙而來的雁鴨，偶然攜來了水韭的孢子，使此地成為台灣本島唯一一種水韭科植物的棲地。

台灣水韭目前被認為是台灣特有種，可見其已在夢幻湖已有久遠的生存適應，目前針對水韭生態進行的研究顯示，此物種的存續，仰賴的正是環境變動性。台灣水韭可以說是生活在某種乾濕交替的規律中——如果夢幻湖長期滿水，水韭就無法與其他繁盛的水草，例如針蘭或七星山穀精草競爭，但若太過乾旱，又會因芒草或旱地的雜草入侵而失去生存空間。

在營養鹽與濕度的微妙平衡與變動下，台灣水韭遺世獨立，夢幻湖彷彿變成了一個專屬於水韭的特殊空間。

八

考察了這處山間凹谷後，平澤龜一郎逐漸領略了其優異之處。這是1920年代，打造「農業台灣」的殖民政策逐步落實，傳統的秈稻並不符合日本內地的市場需求，總督府積極尋找「日本型稻」在台灣的栽種可能。這片山谷，其實由三

個封閉盆地構成，原是周邊大屯山、小觀音山與七星山噴發時的熔岩流堰塞形成的湖沼，三十萬年的侵蝕與淤積後，僅餘下幾條溪流，與大面積的包籐矢竹林，先民稱此地為「竹子湖」。

竹子湖作為試驗稻田有如下優點：一，地形封閉，可阻擋其他品系水稻的花粉污染以及病害的侵擾；二，安山岩體所滲出豐沛泉水，具有良好水質，適合發展穩定的水圳系統；三，火山灰燼土與有機物質混合沉積，成為肥沃度適中的良好土壤，適合育苗；四，附近的硫磺溫泉，適合施行種子的消毒與催芽；五，草山氣候近似九州，利於稻米的飽滿，日本稻一年一穫的耕作技術也得以操作。最重要的，是這裡已被開墾，在過往茶園、菜園與早期稻田的基礎建設上，1923年，平澤及其團隊促成了竹子湖設立「蓬萊米原種田」，曾有多年，竹子湖一帶的農民幾乎都在這裡工作，他們種出的種苗，分發全台，成為各地的蓬萊米田。這些殖民地的米糧，主要銷往日本內地，有效降低了日本幾乎引發革命的高糧價，卻也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推力之一。

目前蓬萊米仍是台灣最主流的米種——或許我們對米與戰爭的記憶，都有著火山的印痕。

二戰後，功成身退的原種田，一度成為高冷蔬菜試驗場，1950年之後，逐漸成為以海芋為大宗的花卉產區，而在面臨桃園彩色海芋的競爭後，又逐漸演替為繡球花田。

聽說目前國家公園管理處，正與在地社區合作，積極復耕最早的蓬萊米品種，而自沼澤時期就存活於此，以魚類為主食的水生蛇類，後來亦移居到農業時代的水圳中——稀有的赤腹游蛇，有望為社區主打的「火山牌稻米」代言，擔任生態友善農法的旗艦物種。

近年幾度走訪竹子湖，我的印象包含：遠遠就看見的大屯山頂，草原在季風中如浪擺動；凹谷中古早的梯田與水圳邊壁，仍保有安山岩的亂石砌工法；我企圖尋找圳中的水蛇未果；還有，田家的DIY教室中，還貼著花季的宣傳照，春末的梯田，一片天藍色的繡球花海——那正是火山的酸性土質，透過繡球花，顯現出的夢幻色彩。

歷史沒有過去，事件發生之後，一切都變了。

那個偶然的錯位，不可逆的巨變，讓所有事物的邏輯，都有所不同——也許是些微的修改，但仍有著本質上的差異，像記憶的印痕，像計算式中一個無法擦去的參數。

2017年，大屯火山觀測站與中研院地科所合作研究，證實台灣北海岸地底岩漿的持續活動，具有活火山的特徵；該團隊於2021年發表文章於國際期刊，指出此岩漿庫的位置，距離地表僅八公里。

研究團隊在最近的火山口附近，例如向天池一帶，往深處鑽探岩芯，竟探測到了六千年前的岩漿噴發痕跡，那表示，更早的新石器時代，有人類，見到了火山的噴發。

火山群並未沉眠，只是過於緩慢，緩慢到現存人類所有的時間，都只存在巨大地體動念的間隙。烙印在所有事物上的火之記憶，以近乎夢的形式，潛伏在環境的基底。我們必須在偶發的地震中，提醒自己，歷史並未過去。

當然我們已逐漸把火山群巨大而散亂的印象，逐漸整編融入日常之中，變成我們集體的記憶。但我們不能遺忘，在記憶的邊角，那些屬於火的夢中，所有跡象都遙遙指向一個不可動搖，卻難以全然逼近的過往，或者未來，那驚天動地的真相。

林間岔路

○

羅大哥帶我們走上新北投的清天宮登山口那天，我意識到自己曾經多次來過這裡，走過同樣荒廢鬱閉的竹林，遠眺過同樣遼闊的關渡平原。

然而每次路過，所要前往的地方，都不盡相同。

一路步上石階，大哥宣布，即將進入一處甲蟲群聚的秘境。隨後，我們便往左邊岔了過去。這條紅土小徑，通往一片廢棄的柑桔園。而岔路的另一邊，朝向大屯山的天然森林。

我突然想起，就在剛剛經過的登山口，自己還曾走過第三條路，那是在高中時，學長曾帶我們去挖掘朽木，找另外一些甲蟲的記憶。

一之一

若自清天宮登山口，持續沿階而上，方向正確的話，會在抵達向天池之前，路過那座「皇太子殿下行啟紀念碑」。一九二三年，當時還是太子的裕仁天皇其實並未路過此處，只在草山賓館短暫停留，就前往北投溫泉區參訪。但為了迎

接太子，整個草山開始了一波造林運動，從菜公坑山到大屯山，以每年兩百甲的規模，將自清朝以來燒山與墾殖造成的芒草與箭竹地景，改造成以琉球松、黑松、馬尾松與相思樹為主的人工林，間雜有竹柏、扁柏、柳杉、樟樹，還有我未曾認得的日本赤松。二子坪一帶，如今仍十分醒目的山櫻花群，應該也出自當年的造林計畫。初春時，整座山鵝黃粉綠的樹冠底色中，盛放成深粉紅色筆觸的櫻樹均勻點綴，由於排列得疏密有致，我一度以為那是野生的族群。

顯然跟日本明治神宮的森林一樣，大屯造林運動經過縝密的規劃，營造出的多孔隙森林結構，可在人工造林後，使野生樹種填充期間，例如優勢的紅楠與大葉楠，九芎或烏皮九芎，形成彷彿沒有人為痕跡的「天然」景觀。

大概不經過這波造林運動，原本的草山，決不會成為後來的國立大屯自然公園吧。

而或許，也正是這樣的混合造林設計，如今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各種松樹，在日後面對松材線蟲的劫難時，並沒有一次性毀滅，如今還能在深林遇見孤立的老松，作為歷史的遺跡。

二之一

走了一段紅土小徑，羅大哥指指路邊，在草木半掩之處，隱然有一個入口，我們於是撥開橫生的枝葉，進入這片坡地上連綿的廢棄果園。

原本此處栽植的是有名的草山柑，如今在新竹峨眉與臺中東勢的桶柑強勢競爭之下，大多已消失在北投的市場，只剩下小農自產自銷的通路——而果農們也大都老了。

垂死的柑橘樹，仍排排站立著，根基處可見不少土穴，那都曾是鬼豔鍬形蟲的藏身處。目前幾乎所有描述鬼豔鍬形蟲的資料，都會寫：喜愛棲息於北部山區的廢棄柑橘園。

確實還幾棵橘樹上，攀附著黑亮的鬼豔鍬形蟲，牠們仍爭奪著所剩不多的地盤。樹的表皮有許多深刻的鑿痕，流淌著最後一點樹液，這是鍬形蟲的覓食場，也是交配的空間。雄性鬼豔鍬形蟲有著該科中最大的體長紀錄，但那是因為，除了一般短顎型的雄蟲，還有一種「長牙型」，長如剪刀的大顎，我一度懷疑除了打架之外，還有什麼用途。不過手指被夾了一次之後，終究相信長牙也是能夾破樹皮的，儘管多數時候沒有必要。

事實上，流出樹液的瘡口，絕大部分都是星天牛咬開的。牠們會在樹皮下產卵，幼蟲鑽食柑橘心材，是除了柑橘黃龍病外，果農們的頭號大敵。就算是最集約管理的柑園，仍有天牛危害，更不用說拋荒的果樹。由天牛啟動，其後衍生的，除了鍬形蟲群，還有多種蛱蝶、胡蜂與蠅類，這一系列果園昆蟲相，可謂土地狀態與環境歷史的指標。

被人類遺棄的柑橘樹壽命有限，再過不久，這些果樹就難以繼續產生樹液，最後會成為朽木，被四周的天然林吞沒。而所有甲蟲將離開這段盛世，四散回到山裡。

鬼豔鍬形蟲的意涵著實曖昧，典範轉移，或者繁華落盡，總之柑橘產業遲暮之年，將棄未棄的老年狀態，才是星天牛與鍬形蟲的全盛期。

我們來晚了。此處大多數柑橘樹都死透了，一些殘株的葉片也已無多少光合作用，樹液流逐漸停滯，另一群利用朽木的昆蟲相開始出現，例如虎天牛，與扁鍬形蟲。坡頂的果園，也正被山所回收。腐朽的殘幹枯枝上，真菌正進行著無聲的爆破，腳下的土非常肥沃，許多地方已經回復成闊葉森林。

「兩年前不是這樣的。」羅大哥語帶失望的說。

我想起，曾在其他山區的櫟樹上，遇見過一隻鬼豔鍬形蟲。或許牠們的族裔在柑橘園裡做完一場繁華的夢，後代又回到了楠櫟林中，回到低密度而安靜的生活，像是沉入睡眠，另一個意義上，又像是大夢初醒。

坡面的下方是泉源里，也是造年草山柑的重鎮。當初我曾帶著社區大學的同學到那裡參訪過，記得年老的農場主人指著山頭說，這片柑橘園，終究要慢慢還給森林的。

而我也才終於想起，多年前早已來過這裡，那時我還是個昆蟲少年。

一之二

一九八五年，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系曾顯雄教授，自現今新北市石門區一帶的琉球松死木中，成功分離出了病原體，確認了島嶼北部松林接連枯萎的原因，並非核電廠的輻射，而是由於松材線蟲。

微小的線蟲，本身難以自力傳播，牠們需要透過甲蟲攜帶——在北美，松材線蟲依附於卡羅萊納天牛，來到亞洲後，就找上了原就廣布於松樹林的松斑天牛。

松斑天牛原本只會在松樹的枯枝，或者死亡的倒木中繁殖，因為活樹的松脂會湧進蛀孔，令幼蟲窒息。然而因松材線蟲對維管束的攻擊，使松樹無法分泌防禦性的樹脂，蛀蝕木材的天牛幼蟲因此得利。天牛幼蟲化蛹時，會吸引線蟲群聚而來，待天牛羽化為成蟲時，線蟲就滿滿地依附在天牛的氣孔之中，移嫁其他松樹。

每當松樹在線蟲的攻擊下瀕臨死亡，其散發出的氣味，還會吸引更多松斑天牛，更進一步將線蟲散播各處。這樣的共生關係，發揮了巨大效應，造成了亞洲松樹的浩劫。

然而更重要的條件，卻是全球貿易體系。以松木製造的包裝材，如木箱、木桶，木製電纜或光纜捲盤，都可能攜帶潛伏的線蟲，天牛在這些木材中繁殖，羽化後就四處為線蟲接種——但跨越海洋這一步，終究是人為運輸的結果。石油與天然氣的普及，二戰後木材業的蕭條，加上都市化後，農林業人口大減，都使得亞洲密植的松林無人砍伐，成為線蟲與天牛的擴張基地。

這波全球性的松樹疫情，依附著地緣政治，一九八〇年代自美國傳入日本，隨後進入中國、韓國及臺灣。日本有近四分之一的松樹得病，面積超過五十萬公頃，中國大陸也有超過一百八十萬公頃的松林感染。各種枯槁的松樹，呈現死亡的橘紅。

台灣在二戰後，於北部低地廣植琉球松，一大部分是為了造紙。然後來因處理松脂的成本過高，經濟林成為景觀林，形同棄置，松脂的問題，便交給了線蟲。沿著北宜公路或北橫公路，原本茂密的松林，近乎被摧毀殆盡。松濤成為歷史，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一波平地綠美化運動，例如台灣肖楠，烏心石或山櫻花。或許這些景觀，都可稱為「後松材線蟲造林」。

淺山廣植的山櫻花，又繁衍出另一種來自中海拔的霧社血斑天牛，目前仍是二級保育類——而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。

草山柑的歷史，據說超過兩百年。文獻上，最早自福建引進柑苗，在北投一代栽培的紀錄，是一七八九年，乾隆五十四年。早年這種橘皮較厚的品種，利於層疊裝在木桶中販售，故名「桶柑」，大約在年節前後收成，故又稱「年柑」。

桶柑最知名的產地就是草山，這片曾被清政府數度燒山剿匪的山林，一度維持著大面積的草原景觀，但因火山造就的灰燼土，混合過往森林遺留的腐植質，成為如今所稱的陽明山土，據說賦予了草山柑獨特風味。這風味很難描述，水果攤都這麼說：比較甜，「橘子味」比較濃，但比較醜，比一般桶柑難賣。

日治之後，南國物產以米糖為首，青果次之，香蕉鳳梨與柑橘，都曾是台灣名產。因為日本內地的市場需求，北投的柑園面積擴張了幾十倍，正式進入全球貿易的體系。

戰後，糧食需求大增，平原地帶大多被開發為稻田，於是柑橘產業逐漸聚攏到了山坡地，成為記憶中大屯山麓的柑橘園地景。

想必在柑園初具規模的兩百年前，果農們就已經開始面對星天牛了吧。

幾年前，我帶著社大同學到北投泉源里參訪，此地舊稱十八份，早年居民多以柑橘維生，據稱大盤一次收購滿園柑橘的年代，收入都能在關渡平原買好幾甲地了。如今台灣的柑橘產銷，以台東、臺南與新竹的其他品種為大宗，北投的柑橘產業與果農們雙雙老去。

少數仍持續運轉的果園，多已開始轉型為有機栽培，或至少是環境友善的方式，用鐵絲鉤取或古法灌藥殺死星天牛幼蟲，山間的菜園混種高地分層的作物，並年年輪作不同蔬果，減少害蟲大規模的發生。

農場主人老了，無法顧及的陡坡橘樹，就任其自然死亡，被森林收回；綠竹林無力疏伐的時候，就任其密生聚攏，當作是防風林。

老農守著祖產，逐漸縮小規模，但逐漸把技術與理念精緻化，並與周圍環境進一步嵌合——如此地景，大約已可稱為「里山」了。農園開始與理念相符的社區大學合作，每月的蔬果都會在社大的小農市集販售，而自然農法的技術，也在社大課堂中經驗傳承。農場主人告訴我們，近年在果園周遭的雜林裡，都有發現野豬巡邏，像是山神。

三

記憶，就是會懸置在某處，等待與意識相遇。即便我們無法同時涉足不同的歷史。

多年之前，高中學長曾帶我們來到清天宮附近，挖掘朽木中的甲蟲，那些我們用十字鎬劈挖的，正是死去的琉球松。其內有愛好松木的姬肥角鋤形蟲，松吉丁蟲，以及許多大型的叩頭蟲幼蟲。這是北台灣獨特的甲蟲相，昆蟲少年們的秘密據點。

我們不知道，連那時自己熱衷扮演的昆蟲少年，也是某種日本文化的遺留；當然也並不知道，那些甲蟲，與全球政治經濟有何關聯。一千高中生只是嚮往著甲蟲，並盛傳另一個秘境，在山坡上另一條路，通往滿山的柑桔園。而直到十多年後，我才真正踏上那條小徑。

歷史被山林所保留，等待著無盡的將來，某個意識，去找到一條迂迴路徑，觸及，並肯認記憶的存在。然而我想說的是，不只有過往懸置在那裡，連無盡多重的未來，也早已散落在那裡了。只看我們無意間觸動哪一個可能性，於是其中一個未來，就會對我們展現。

錯綜的路徑，如山林的多線敘事。環境有其應然的樣子嗎？所有創造之物，終究會成為遺跡，正如同日本的遺跡，清朝的遺跡，果園的遺跡，茶園的遺跡，凱達格蘭人的遺跡——以及最早，火山留下的遺跡，它們都是山林的記憶，它們同時存在，並指向不同的未來。

二之三

回到登山口前，我們發現，附近有座仍在經營的柑橘園。門口，大概是果園女主人，擺了小攤子在賣菜。我們跟阿姨買了幾個胡瓜，幾把龍鬚菜，順便問起，園裡有沒有甲蟲呀？

「都有呀，看到幫我們抓走。」老闆娘指指成排的柑橘樹。

我們在果園中，確實找到不少鬼豔鍬形蟲。也發現台灣角金龜，據說角金龜偏好竹林下的腐土。印象最深的，是一棵枯死的香楠立木，在旁邊一直聽見五色鳥極靠近的鳴聲，後來發現，枯立木上有個巢洞，呱呱的鳥鳴聲。不斷自樹幹核心往洞口播送而出，像座渾然天成的立體音響。我暗想，其實這所有生機，都指向一場無可迴避的凋零與腐朽。

最後我們竟真找到了一隻長牙型的鬼豔鍬形蟲。

「帶回去繁殖好了，不然他們（指果農）有時直接拿剪刀剪斷頭。」羅大哥說著，把鍬形蟲放進盒子。

離開橘園的時候，幾個學生模樣，看起來就是要捉昆蟲的少年，探頭探腦，問著阿姨：「請問這裡面有沒有什麼甲蟲？」

老闆娘斜眼瞧了瞧他們，若無其事的說：「沒有，我們都有在巡，這裡沒有。」

四

初春時，我帶著社大的學生來到菜公坑山頂，這是較不熱門的路線，石階溼滑，我們蹲下來觀察盛開的大屯黃精和董菜的時候，發現一條年幼的赤尾青竹絲，捲附在蕨葉上。

爬上稜線時，烏皮九芎開得正盛，紅楠無懼強風，吐露杜鵑般的新芽。一切如此天然，彷彿沒有人跡。但我知道，菜公坑山頂最有名的就是反經石，日治時這一帶的學童，下課後會帶著指南針，上山來一睹指針異常偏移的科學現象。

這時，一枚黑影不疾不徐，迎面飛來，我伸手一接，棒球般握在手裡，攤開一看，是隻金屬手飾般的松吉丁蟲。

我忽然想起了所有的事。

那些松吉丁蟲所有可能來自的，不同的地景，不同的歷史，不同的命運。

像不同的夢境，共同交融在同一座山中，自其中一個，不小心就會闖入另一個。當走入某一特定的歷史軌跡，命運仍在其特定的生態中，持續運轉，像浸泡在歷史的意識流裡——那個意識流中，許多如甲蟲般幽微的意象，會紛紛出現，但又如此難解。

而當我們逐漸成為那段歷史的一部分，森林也因此成為某個計畫相應的樣貌。無論是柑橘園，天然林，里山地景，或者，昆蟲少年的雜木林。

而原本的那個，我們一不小心就遠離的那個，又成為朦朧的潛意識，直到我們再次復返，與之相遇。夢境之間，邊界模糊。又或許，跨越邊界之際，時間才因而被定義。

我會偶爾在時間之維中，想起某段過往。彷彿每個命運的岔口，隨時都可能再度來臨。

東北角的獨流溪

草嶺古道

如今的草嶺古道，仍以通聯為主，福德祠到跌死馬橋，然後雄鎮蠻煙，接著虎字碑——遊人只盼望著爬上觀景亭，遠眺芒草原或遙望龜山島，看著地圖上的路線，忘記了溪谷的名字也叫遠望，忘了最早開路的，仍是溪流。

在草嶺的風吹來前，溪流切割的路徑崎嶇溼滑，或許在那過溪的橋頭真跌死過馬，但跌死馬橋卻是遠望坑溪最易親近水的地點。只有從橋邊離開步道，來到溪邊，這段旅路才真正成為漫遊。

此處是上游溪段，被原始森林呵護著，小石頭多半隨水流去，只有大塊的岩盤屹立不搖。在一階階岩塊邊緣，水花泛白的地方，氣泡四溢，含氧充足，若用泳鏡窺箱穿透湍急水流，可以看見那種神奇的魚——纓口鰍，壁虎般攀附在急流下的石面。溪水不捨晝夜，通過流線型身體，扁扁的纓口鰍卻不怎麼動，彷彿與石塊合而為一，身上斑紋卻彷彿會動，就像波盪的水紋，就像閃動的光。

除了湍瀨，溪中還有一區區的潭，水深而緩，魚卻游動迅速。有光的地方，禿頭鯊活潑地刮食岩面上的藻，馬口魚和溪哥四處追逐弱小；幽暗的林蔭下，剛被人們命名的陽明山吻蝦虎，在水底落葉中潛行，進行隱密的狩獵。林蔭下的遠望坑溪，在光影流速之間，可劃分成無數斑斑塊塊的小棲地，像那些魚的紋飾，每個區塊都是一種生活。

而如同溪流中其他一百種生活，行人背著各自的回憶經歷，不斷從溪上空走過，互相傳說著橋邊跌下過疲憊馬匹的事。但遠望坑溪谷，在言語之外，遺世獨立，似乎寧靜無物，水中世界卻瞬息萬變。靜觀溪流，才知道動的不是水，而是太過忙碌的內心。

遠望坑溪

有時候，溪是鏡子，有時候，溪又像電影。

沿台二丙，徂新社橋邊轉進草嶺古道入口，隨即來到雙溪支流，遠望坑溪的雲影天光。這裡適合望遠，北邊的田寮洋濕地，秋日茫花遍野，候鳥雲集。但若不遠眺，回頭看溪，用望遠鏡，就能窺見水底每隻魚的情態動作，那是溪流的生命劇場。

苦花最常見，當牠們奮力翻身啃啃藻類，把覆滿矽藻的溪石雕出星斑，黃綠的側體竟會反射銀光，像流星暫留的尾痕。日本禿頭鯊也食藻，圓圓的嘴吸在石上啜吮，像自動吸塵器，啃過的石頭憑添了流水痕跡。最精彩的是水豐時，各種蝦鯪會從這段流路上溯，壩體把溪流隔成階梯狀瀑布，蝦鯪使用腹鰭的吸盤附在水泥壁面，沿著急流邊緣，點滴竄上垂直的牆面。魚群中還有年幼的毛蟹，倒轉著身體，逆水而行，想要回到母親的地方。

季節裡努力前行的生命，集結成壯觀的遷徙風景，在視野開闊的遠望坑溪，我們遙望，忽覺魚我之間也沒那樣遙遠。

遠望坑溪新社橋邊，水像是電影，有時候，倒又像鏡子。

石碇溪

沿石碇溪，或許從雞母嶺的福安廟，要不就從更上游的楊廷理古道開始，往海的方向走下去，你會直接聽見歷史從腳下傳來聲響。

跟著溪水，穿越舊日散落山間的埤塘，土路轉為石階，石階變作水泥柏油。石碇溪出海的路徑是沿著核四重件碼頭的突堤，自福隆綿延而來的沙丘，就在溪口截斷。跟許多河流一樣，石碇溪在新時代的氛圍中出海。

但石碇溪特別，歷史留下另一道伏筆。在中游不為人知的地方，分出一道灌溉溝渠，在公路旁潛行，悄悄進入尖山腳的老社區。居民建了座洗物亭，仍如舊日般洗菜洗衣。當這條清澈支流再度與主流並行，卻還隔著一片神秘的溪口森林——那是東北角近乎絕跡的，穗花棋盤腳和銀葉樹的群落。樹根，而非水泥，保護著土岸，果實落花，而非垃圾油污，隨水漂流。

石碇溪念舊，原來在主流之外，私藏了另一段歷史，而溪口的老釣客，還活在那歷史中。他們是最好的解說員，你若上前攀談，他們大都樂意分享十幾年來，漁獲桶中，隨氣候與政治來來去去的，雞仔、豆仔、紅槽，以及你從未聽聞，或早已遺忘的，魚的名字。

溪口的魚，僅存的沙灘，與灘頭的人，澳底最後一絲老記憶，仍在靜靜沈澱在這裡。

榕樹溪

到卯澳，讓我們選擇最西側的一條溪。Google地圖上甚至標錯了名字，坑內溪在隔壁，這條溪以榕樹為名。榕樹溪旁的榕樹有近十種，從海邊的百年砌石屋上溯，枝葉逐漸形成蔭棚，打石的痕跡一一轉為溪床的岩層節理。

大膽穿越公路邊的草叢，就能發現這條榕樹庇蔭的溪流，天光樹影一起灑落水面，豆娘在光影邊緣躲藏又閃現，他們身體精細，帶著金屬光澤或鮮艷色斑，或寶藍翅膀上，再鑲一枚珍珠白點。這類豆娘只會將卵產於浮木或水草，幼體只能活在森林拱廊之下，水溫恆定的溪澗，就像神秘的魚，就像某些髮飾，只適合嫵靜的少女。

持續溯源，總會抵達一處隱密的瀑布。瀑底為堅硬的砂岩，當周邊較軟的頁岩被侵蝕，就會產生崎嶇地形，進而成為瀑布。因瀑布的存在，隔絕了多數肉食性天敵，因此瀑布之上，隱居著珍稀的魚種，例如鮮為人知的黃瓜蝦虎，這種因氣味而得名的小魚，常棲息在胭紅藻類生長的溪石上，雄魚半個身體也呈現橘紅色。岩塊草木層層掩蔽的溪流上游，蝦虎的紅，像山林層層深埋的情愫。

海灣，石厝，榕樹溪，這是卯澳的少女心。

北勢坑溪

台二丙，和美一號橋車站附近，我們有兩種選擇：一是往北勢坑內走去。坑就是溪谷，溪谷盡頭是山，路牌標的是「南極玉明殿」，而神殿的方向，就是曾經的基隆火山群。進山幾十公尺，左側就能下切溪谷，來到最方便的親水點，

這是北勢坑溪少數的入口，再往後，離溪只會越來越遠。另一個選擇，是往海的方向去，穿過菜園，走過遍佈巨石的海階，終會抵達北勢坑溪的出海口，選水少的時候，從大石堆中上溯，就能穿越海檬果的森林，看到依然橫跨溪面的舊濱海線拱橋殘跡。

橋是破碎的，剩下的只有拱，而這堅強的形狀，還反覆出現在溪床中——那是長年豐沛的水，逐步挪動石塊，終於成為最穩定的拱形結構，以及分層消能的階梯狀排列，成為北勢坑的堅毅體質。而除了水的雕塑，還有火的歷史——來自地殼擠壓膠結的硬頁岩，岩漿形成的安山岩，近一步強化了溪床的質地，堅硬的岩體扮演消波塊，日夜抵銷流水的衝力，整條溪亂中有序，渾然天成，從結構到材質，都是天然的固床工事。或許正因如此，北勢坑才能這樣垂直高深，如森嚴的城。

這是苦花的城，從沒哪條溪有這麼接近海的苦花族群。苦花又稱鏟領魚，他們要用鏟子般的嘴刮取石面繁生的矽藻為食。若非東北角短促入海的獨立小溪，近海處不會有岩塊；若無兩岸適當的遮蔭，水溫就不適合繁殖；但換作太過鬱閉的上游，矽藻卻又得不到陽光而無法生長。水火共同形塑的北勢坑溪，條件齊備，因此日日可見苦花，他們體側的反光星星點點，閃動在山海之間。

石梯坑溪

這是條迎風的溪，沒有東北季風的時候，也有地形風與海風。石梯之名或許因為溪谷中層疊的瀑布，或者出海口階梯般的礁岸。從海階穿過低矮的林投樹叢，就能抵達石梯坑的谷口，並看見此處的風，是如何割草一般，讓所有植物都緊貼著山壁，把溪谷染成淺白蒼茫的草色，只有在那些背風處，才能長出一抹濃綠的樹叢。

不過石梯坑溪也是濃綠的，在海浪與季風的侵襲間，溪流開拓的廊道，保存了一座帶狀的森林，而森林創造的恆定環境，又保存了林下，那座神秘的溪流庭園。

其實溪流永遠不是恆定的，隨著地形與降雨，本月的深潭，季後可能被洪流挾帶砂石掩埋。在無常的溪床中，若要找出什麼是穩定的，其實可以觀察顏色——總會有那麼幾塊岩石，或者特別巨大，或者處於某個微妙的位置，這些溪流無法動搖的地方，自水面以上，先是橘褐色的藻床，然後是絨毯般的苔蘚，接著是好幾種偏愛溪畔的蕨類，例如日本鱗齒蕨和三叉葉星蕨，繞著岩體，染出一圈碧綠的環。環上通常還有喜濕的線蕨，卷柏，或者舌根草，在蕨類簇擁中旺盛生長，春季，就在流中一塊塊岩石上，開出繁茂的白花——滾石不生苔，因此正是那些苔、蕨與花，那些繽紛之處，標誌著無常的溪流中，恆常不移的位置。

這是石梯坑溪的秘密花園，在風與水的流動之中，某些位置存在自己的時序，運轉不息，悄然綻放。

文壯溪

隨濱海公路來到頭城，外澳，接天宮，沿著鐵路與菜園往北行走，不久就能找到隱密的石空古道。這是淡蘭古道的一支，通往舊日的石碇聚落，除了遊人踏青訪古，步道也是村落的水管路。

這真是條陡峭的路，只走一小段，回頭就能遠眺龜山島，再走一段，枝葉間就透出外澳的沙灘，灘頭隱隱有條細流入海，其來源，就是即將碰頭的文壯溪。但還要繼續爬升，上了平緩的榕嶺，古道與管線，才開始與溪並行，彷彿溪流一直懸在高處等待著。

寧靜的古道，規律的足音，水管的裂隙窸窣作響，冗長的序奏，直到遇見溪，面天樹蛙的哨音自森林吹響，樂章才迎面而來，所有聲音被流水編織在一起。

而唯有當我們開始聆聽，那些視覺上不在場的，才會逐一現身。

閉上眼，試著想像森林的疏密枯榮：枯樹是五色鳥的咕嚕，密林是黑枕藍鶇的悠鳴，灌叢是小彎嘴的呼叫。試著感受季節：大冠鷲的呼嘯是上升的暖空氣，熊蟬的喧嘩是蒸騰的泥土，台北樹蛙的低鳴，則是綿長的冷雨。我們能聽見水的形式：啾，單聲如鳥鳴的斯文豪氏赤蛙，是岩縫的流水，咽咽咽，低鳴的古氏赤蛙，是林間的積水坑。我們聽見溪流的形狀，流水淙淙注入深潭，湍瀨泠泠越過岩石。

不禁想俯身傾聽，柔順的緩流，會不會也有聲響？這才發現溪流仍保有許多寂靜。陡峭的文壯溪，只能游泳的魚無法抵達，唯有善於攀爬的鰕魷才能駐留，他們靜靜待在水底，迅速游動時甚至不會泛起漣漪。我們只聽見葉片飄落水面，只聽見溪邊的樹，細碎的落花，打在其他葉片上的微小聲響。

古道與溪的樂章不會終結，若我們往回走，也許會重新聽見引水管斷續的咚咚共鳴；我們會聽見海陸交替的風，聽見火車規律的聲音波浪似地傳來，我們終於會聽見海濤，包裹外澳的沙灘，包裹著石空古道，包裹著文壯溪的森林——原來海的聲音始終這麼宏大，只是往往很難發現。

大溪川

我們有許多來宜蘭大溪的理由，例如漁港的海鮮，石花凍，蜜月灣衝浪，桃源谷大溪線步道……或者，探訪大溪本身，這個聚落的命名由來——那是自北路入蘭的人們遇上的第一條大溪，溪流卻反過頭，以大溪聚落為名，就叫大溪溪，或大溪川。

大溪河濱公園對面就是河口，這河海交界的寬闊區域，或許比公園更適合當夏日的戲水池。在河口回望舊大溪橋的幾個拱，彷彿入山的殿門，而對側就是一波波的浪，就是海。

這確實是個出入邊境，而邊境本身就是流動的。除了橋與海，其餘都無法預期，或許這次你踏上鬆軟的沙灘，感受海浪一波波進入河口，沿岸水池般的緩流區沈澱著如花的海菜，裡面逡巡的是彩色的海魚，長大後或許就是港邊漁攤上的紅槽或甘仔。池邊石頭忽然動了，竟是潛伏的石狗公。

哪天下過一場大雨，溪口就突然變成湍流，腳底感受到的不再是軟沙而是石礫，這時細看流紋之下，竟有無數的小魚頂著水流逆溯，有的近乎透明，只在鰓處帶著紅暈，有的卻已經產生褐黑相間的條紋，這是日本禿頭鯊的幼魚，準備

從海中透明懸浮的童年，進入淡水斑駁底棲的餘生，河口就是青春的邊界。漁人會趁他們還未沉底，用三角網捕撈，俗稱紅頭魴仔。流中偶然飄過一枚細長草葉，竟自己波動起來，原來是奇特的無棘海龍，或者，淡水海馬。

河口總在變形，舊地貌如同幻影。沙與石，鹹與淡，在大雨與大旱間擺盪，這是河口的某種樂趣，因為我們能只用一個長假看到滄海桑田。等下回再去，大溪川又只剩涓涓細流，鷺鷥聚在淺水邊撿食垂死的魚，溪的時期快過去了，只剩乾旱的沙洲，灰色沙洲上堆滿各種曬白的貝殼，彷彿這裏又曾是海。

我們是如何來到海灘的

無論沿著公路或鐵路，若自台北出發，必然得溯河谷前進。跟隨基隆河，穿過上游的山洞，進入雙溪流域，接著順流而下，自丘陵間快速來到平原。短卻湍急的獨流溪，雪山山脈交互的砂岩頁岩，被水搬運，一路被重新研磨，千萬年來，自海抬升為山的壓縮膠結，再次散滅，恢復成沙粒，淤積在河口，彷彿竟在這場浩蕩的造山運動中無功而返。

剩餘之物，離散之物，就在溪流入海，輸沙的終站，沈積為灘。從台二線濱海公路往海的方向行去，人就走在沙丘之上了。在貢寮區的鹽寮海濱公園至福隆海水浴場這段沙岸，主成分是二氧化矽的結晶，也就是潔白的石英——但因浸染了氧化鐵的紅褐色調，整體望去，就成為這道金黃色的海灣。

這是陸地的邊界，也是海的邊界。我們止步之地，這是多重意義的盡頭，東北季風捲動的浪，遇上南來的黑潮，在鼻頭角與三貂角兩處堅硬峽角之間，海灣的最深處，多股能量的真空地帶，形成一處沈積區，所有海浪捲走的沙，在搬運力的末梢，被點滴堆回濱線，從溪流，到海浪，再來是風，多股巨力接續作用，卻有著近乎輕柔的終點形式——那是福隆海邊連綿的沙丘與沙灘，作為旅程暫時的結束。

福隆的沙岸，在幾千年前才自淺海返回陸地，那是超過近代文明尺度的氣候變遷，這此約兩千年前的反聖嬰現象，也記錄在宜蘭平原的花粉沈積之中——在那段季風與颱風共伴的豪雨時期，在平原邊界創造大片的礫石沖積扇，礫灘上大量生長著茵陳蒿族群，這種濱海的菊科植物，釋出的大量花粉，密集沈澱於鄰近地區的湖底，成為古氣候的指標。

福隆的沙丘，與宜蘭的茵陳蒿，有著同樣起源。沙丘本身就是急流，巨浪，就是強降雨。安靜的沙丘，就是那場遠古極端氣候的遺跡。

然而沙是不安的，有時被海收回，有時卻又以陸之名擴張，躊躇猶豫，永無定局。直到近百年來，福隆的沙丘才在風與水，侵蝕與堆積的作用間趨於安穩。這片偶然的風景，被逐漸建立的植物群落，一寸寸定錨，彷彿某種暫時性的結論——不歸於陸，也不屬意海，而在這曖昧的交界中，論證一種混成的中間領域，一種互不成為的第三狀態。

此處的每一種海濱植物，都承載了某種屬於邊境與流浪的記憶，這群邊陲的子民，共同定義了這處新的國度。沙灘，這種泛世界的生態系，它們偶發而斷續，卻是永遠存在的一種地方感。

這正是我們為何來到海邊的理由之一。



沙灘、沙丘、沙嘴，所有關於沙的名詞描述，都有其曖昧之處。例如貢寮海邊，最北的鹽寮與最南的福隆，沙丘寬度可從三百公尺到超過一公里，高度可從十公尺到近三十公尺。又例如，福隆雙溪口北岸那片「外灘」，那是條綿長的沙嘴，夏季固定被海浪淘去，冬季因季風帶來的漂沙，又恢復成灘。當地人說，這沙灘春去冬來，是風水上的活穴，當地興旺就靠此變動性格。

然而這些沙景，本身就是游移不定的存在。二〇〇一年，當地人訝異地發現，那片外灘，冬季不再回來。原本橫跨內外灘的橋，現在一端通往大海。隔年舉辦的貢寮海洋音樂祭，還是靠著地方政府把外地的沙運來填補，才辦成的。

外灘如何消失，眾說紛紜，有人說是當年接連的颱風，把沙子帶往南方；有人說是雙溪上游的攔砂壩，阻礙了沙的輸送；又有人指，那是北邊核四廠的重件碼頭，形成突堤，阻礙了沿岸海流。畢竟東北角瑞濱與金沙灣兩處前車之鑒，同樣金黃美麗的海水浴場，都因鄰近港口興建的突堤效應影響，先後消失。

種種推論，莫衷一是，但又或許，這些因素都各自成立。

除了溪與海，風也定調了沙的不定性。儘管因季風而多雨的東北角，沒有明顯的旱季，海風能吹起的沙塵有限，就沙灘而言，這已是少有的條件。沙丘之後的背風處，地表甚至長了層保水的地衣，這樣開闊向陽、地下水容易滲漏，蒸散量卻相對少的奇異微棲地，一些特殊植物獨獨存活於此，例如在整個佛甲草屬中，少數偏好沙灘的疏花佛甲草，或全台灣都屬少見的矮形光巾草。

而留不住水的沙丘，則不得不乾燥，而海風不斷帶來沙，覆蓋於丘上。此處許多植物以極深的根釘錨於沙地深處，植株的地上部則匍匐在地，甚至半埋於沙中，無論花葉，都呈現避風的虔敬姿態。然而等到結果時，沙丘植物就紛紛長出迎接風的構造，展現各種利用風為動力的種子傳播技術。抽出果序搖晃者如濱防風，濱萊蕪；一吹即四散游離者如濱剪刀股；隨風滾動的是濱刺麥，海膽般的果序在夏日風中沿途灑落種子，如動物的足跡。

然而釘在沙丘裡的植物，也因為肥厚的根，易遭藥用採集，如厚葉牽牛與濱防風，尤其濱防風的根，被稱為「北沙參」，成為有名的一味藥材，就注定稀有了。

於是從棲地到物種，此處的一切，都在風中飄忽不定。

在濱海沙丘這種極端之境，每種植物都是在同類中，擁有最特異的適應力，才聚集在此。與其說這些稀有植物的生存所需過於刁鑽，倒不如說，任何環境細微的變化，都可能創造不同的物種——多樣的植物，演示了真正多樣的意義，美的多元形式，以及美的脆弱。

就生物地理的系譜而言，海岸植被，與高山的灌叢草原，在物種組成上，隱隱有著相似性。有些條件類似的植物，適應了高山的情緒，例如溫差、積雪與紫外線；有些卻來到海邊，忍受濱岸永恒的不穩定，在挾著鹽霧的風中，那些流動的沙丘，沙灘或沙嘴，那個在海陸交界處的第三空間。

久而久之，它們也只能存在此處了。

此處容我再提一次茵陳蒿。北海岸的茵陳蒿特別不一樣。菊科植物中有些風媒的類群，顯微鏡下，花粉帶著小刺，適合在風中沾附，主要目標是雌蕊的柱頭，但也容易會造成呼吸道過敏。因為花粉的外殼可以遺留很久，成為孢粉學者調查沈積物時，所稱的微化石——而這些多刺的花粉遺跡，也可說是風的化石吧。

茵陳蒿遍佈台灣每個海拔，每個縣市，只需乾旱的開闊地，海濱，草原，高山碎石坡，甚至溪谷岩壁上，都有其蹤跡。由於型態多變，分類學者甚至要將其植株的上中下段的葉片分開描述。多數地區的茵陳蒿葉片遠觀，都如絲線般細長，尤其東部的族群。而或許福隆的沙丘因多雨潮濕，這裡的茵陳蒿型態特異，葉呈片狀而非絲狀，大概可以增加蒸散面積吧。舊日甚至有學者將其發表為另一新物種，濱艾。

福隆的沙丘上，還有一味藥材，那是偶發性寄生在茵陳蒿根部，無葉綠素，外觀奇異的列當。春末如蕈類般冒出沙地開花，很快乾枯結果，並再度隱去蹤跡。茵陳蒿著根於沙地，而神秘的列當，著根於茵陳蒿，茵陳蒿普遍，但寄生有列當者稀有。福隆一帶，大概是全島列當在高度採集壓力下，稍微受到保護的一個族群。每年四月，都在福隆沙丘的隱密處，吐露奇異的紫色。



人們因各種理由來到海灘，海灘也因這些理由，而展現不同的風景。

數年前我來到福隆的沙灘，是為了尋訪沙丘上的奇異植物，尤其那些名不見經傳的莎草科植物。例如盤據成團的黃色飄拂草，海膽似聚攏成放射狀的草團，邊緣的果序往地面伏倒，又長成新的植株，就這樣持續擴張發育，最大者已可

讓我整個人端坐其上。又例如，綿延在沙丘上的小海米，它們形成沙上的草地，遍地均勻散佈著抽象的線條，低矮的植株，自有其微觀秩序，上方挺立頂風的雄穗，下方是結實如米粒，避風的雌穗，此為其名稱由來。

而我的目標，是此地最稀有的物種，百年來只有四次採集記錄——海米，像是尺寸放大的小海米。上一次的發現紀錄是日治時期，在澎湖的沙灘。

二〇一五年，貢寮在地的保育團體，勘查鄰近的廢沙堆置區，尋獲了海米的小族群——這是國內九十六年來的重新發現。如今，在廣大沙丘上，我終於見到的那零星幾株海米，都掛著小小的牌子，那是林業試驗所「植物方舟計畫」的標牌，研究人員正持續為此種在紅皮書列為「國家極危」的植物採種。

福隆的沙丘，也彷彿因海米，重新被發現了一次。

海米所代表的風景，大致牽涉到兩股力量——或許二〇〇〇年開始舉辦的「貢寮海洋音樂祭」，就已交纏了這兩條敘事軸線——一面隱隱對抗著龍門核電廠的龐大軀殼，一面開始帶動當地的觀光產值。

二〇〇三年，核四廠重件碼頭突堤效應的爭議開始浮上檯面。幾年後，觀光局推出沙雕藝術季，「黃金沙灘」進一步成為「國際沙灘」，但沙灘的退縮問題仍然存在。二〇一〇年後，陸續建設的飯店，以及拓寬的台二線所產生的工程廢棄砂石，順理成為補充退縮沙灘的填料——然而這種「養灘計畫」，卻帶來了碎磚、水泥塊與鋼筋等工程廢棄物。二〇一五年，因破壞沙灘景觀與安全疑慮，民眾投訴與媒體報導，屢次使風管處被監察院糾正。

海米也就是那年被發現的。各種珍貴的沙丘植物，就生長在工程廢沙附近，禁不起大型機具的輾壓與過篩。在環境團體的勘查與動員下，附近龍門里舊社聚落的居民，開始發起較為柔性的人工廢棄物清理活動，植物與社區開始連結，成為社運與觀光之外，第三種想像。

因此，當監察院於二〇二〇年再次對觀光局提出糾正，指其清理不力，應動用機具大規模過篩時，在地團體結合環境媒體與各方專家的意見，形成了一種在地觀點，風管處於是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在多方協作之下，最終同意以保育稀有植物為前提，維持以手工方式清理廢棄物。

從政治運動，觀光經濟到社區保育，福隆沙丘的風景於此有了一道辯證式的軌跡，沙丘的植物，也鎖定了土地更深層的歷史。

十六世紀，巴塞人自東北角登陸，建立如今被稱為三貂社的部落，成為舊社的最早居民。貢寮這個名字，也是因為巴賽人的語言，槓仔（Kona）是捕獸的陷阱，槓仔寮，是閩南化的「獵寮」。

我從網路查閱這段描述，卻彷彿那是海米告訴我的。



我是為何來到海灘的？這次除了觀察植物，也為了撿浮石。

二〇二一年八月，日本小笠原群島的海底火山「福德岡之場」噴發，一度在海面形成直徑一公里的新島嶼，但五個月後，又在海浪的淘蝕與崩塌中沉沒。不過由於岩漿內的氣體在迅速降溫與減壓的條件下，於凝固的岩體中形成大量氣室，多孔的安山岩，密度比水還低，因而浮上海面，四處漂流。

隨著季風的牽引，浮石群約在當年十二月浩浩蕩蕩漂抵台灣，逐漸遍佈全島海岸，對很多沿海居民而言，這就是種海洋廢棄物——灰色的石堆累積在沙灘，漂浮在漁塭，有些還被船舶引擎吸入，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失。

儘管政府與學術單位都發出新聞稿，不鼓勵民眾撿拾，因為其中銳利的矽質結晶，形同碎玻璃，可能會傷害眼睛或呼吸道。但喜愛自然觀察的人們，仍在網路上彼此分享著適合撿浮石的地點。

朋友常年在貢寮當地協助復育稀有的海濱植物。他帶我到了沙灘邊，指著金黃色灘面，那些灰黑的石堆，告訴我，那全是浮石，清也清不完。

他放了兩顆巴掌大的浮石在我手裡，啊，儘管有心理準備，仍不由驚呼，這麼大的石塊，輕得像保麗龍。

我也幫著撿了整袋浮石。雖然摸了得洗手，但是敲碎後用來種花據說相當好用，促進排水，卻又保濕，正適合海濱植物。朋友告訴我，他在每一盆栽的土中都混了一些浮石，粗礪的表面，還能防蛞蝓。

菊島印象

魚塭旁的泥濘上，長有稀疏的紅樹林——這裡還有樹，實在不錯了。

澎湖冬天的鹽霧，當地叫「鹹水煙」，煙一過，連海岸造林最耐用的木麻黃，大多枝梢都盡數枯黃。

儘管資料上都說，早年澎湖是有森林的，在人為長期開墾後，現在只剩下少數健壯的榕樹。然而，當地林務單位的朋友告訴我，其實那些有名的榕樹，也是先民帶來栽植的。很難想像，這座島嶼原來的森林生態到底是什麼。

倒是朋友任職的林務公園管理所，努力營造了一片佔地甚廣的「林務公園」，以小葉南洋杉為主體，間雜著盡可能多樣的海岸林樹種。而此趟我與女友受託來帶領的環境教育活動，竟奇異地被歸類為森林體驗。

活動開始前，我們在馬公市南側的海濱，想找尋傳說中的海草床，那些特殊的植物是能生長於海水中的——但我們顯然來錯了地方，眼前盡是魚塭與蚵田，交雜著低矮的水筆仔與海茄苳，想想這大概正就是少數可考的原生森林。

近海處，是黑色玄武岩礁石與灰色沙洲，這是澎湖的基本色調，讓我更相信這座島原本的顏色，就是這種蒼茫。岩鷺像漂移的礁岩，疾行的小型鴿類，一停下來，就化為卵石。

女友沒有抱怨，還用手去輕撫一旁的仙人掌花。紅樹林居然長著仙人掌。而且盛開著黃花。有些植株結實纍纍，但用肉掌實在不太能採集。昨天我們在天后宮前的小攤上，看過她們賣一顆五十元的仙人掌果，綠中帶黃，已經把刺都削去了。此刻看到野外的果實，心想削完所有刺，也該是個大工程吧。

接下來我們就都在拍攝仙人掌。

澎湖的金武扇仙人掌，是四百年前荷蘭人引進的。原本是中美洲墨西哥的沙漠植物，引進栽植於遠東的海邊，據說作用是戰爭的防禦工事——這在台灣離島海邊是常見的景觀，從龍舌蘭、瓊麻到林投，還有這裡的仙人掌，都是多刺又耐旱的植物城牆。

數百年來，仙人掌已經歸化，成為所有老澎湖人的兒時回憶。賣仙人掌冰的阿姨津津樂道，小時翹課去摘果子，用小刀剖開，籽去不掉就直接吞食，不過要記得挑掉八卦刺——我插嘴問，那是什麼？她說，那是除了表皮的刺之外，果實內的一根刺，吞進去就變成啞巴了。

阿姨賣的除了仙人掌果汁，冰沙，也賣仙人掌籽，她把那些乾燥後，外觀像小石頭的種子，縫進坐墊，據說夏天通風涼爽，能洗也易乾。阿姨甚至發揮創意，把仙人掌種子填進魚造型的布包，做成吊飾。女友問，為什麼是魚呢？老闆娘說，澎湖腔閩南語的魚，念福呀。

雖然仙人掌適應良好，但澎湖的造林業務仍相當困難，全島最高的，就是滿街的小葉南洋杉，順著風的來向彎腰。澳洲引進的銀葉鈕扣樹和木麻黃，勉強提供了海邊的灌叢屏障。

機車沿著往南的公路騎，到處有圓圓的小丘，滿山鬃毛似的枯樹枝，多毛之地，像沈睡的巨獸。民宿老闆說，是上週的十級陣風，幾個晚上，就把所有銀合歡的綠色褪盡。連台灣最惡名昭彰的銀合歡，似乎都成為了此地重要的防風植被。

然而在那個天涯海角，還有一座多肉植物園，原本也是個軍營，現在種了各種仙人掌，成為觀光資源。

我們最後買了十顆仙人掌果帶回台灣，阿姨說最好做果汁，但得經過好多道工序。我看youtube學了一下，果然所言不假，去刺的果皮雖然好剝，但那些大粒的種子又多又黏，只能用網子篩，怪不得阿姨說，小時候耐不住性子，都直接吞下，每個同學都便秘。

她說自己年年都去採仙人掌，雖然沒人特意種植，但每家自己有自己的慣於採集的仙人掌區域，就像掌管著自己的林場。她們採得節制，深處採不到的M就任其繁殖。但阿姨抱怨，現在人懶得採，又要賺錢，就僱外勞，外勞不懂規矩，直接砍掉外緣的老櫟，開路進去。

阿姨說，她前陣子還夢見，自己飛越整叢整叢的仙人掌，摘到深處那些累累的果。這讓我想到夏卡爾的那張關於愛情的畫，一個男人飛到空中，與妻子接吻。

綠色的仙人掌果用刀子剖開後就是滿腔的桃紅色，雖然肉眼看不見，但刀尖一挑，就出現了那根會讓人變啞的八卦刺，像果實中的牙齒，洗乾淨後，卻又像星星。



澎湖冬天的海邊，像世界盡頭。

以往一直以為電影《風櫃來的人》片名中的風櫃，是陽明山的風櫃嘴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竟在澎湖的一角。潮水在玄武岩洞內擠壓空氣，發出嗚嗚地地籟，那叫風櫃。

玄武岩是澎湖的基本地質，多孔而烏黑。據說早年開挖水庫時還沒有禁止採集，所有挖出來的玄武岩，被各路業者收集後，成為商店販賣的文石，玄武岩中曾經的泡沫，留下空腔，逐漸累積細小雜質礦脈，像地層中無數獨一無二的安靜宇宙，銀河懸臂或星體爆炸為塵埃的花紋，磨圓之後觸手光潤，可作印章。我們住的民宿，鑰匙上都串著一枚文石，上面刻著海鮮的名字，像我們住的房間，就叫吻仔。

無論石斑，土魷，在當地市場邊的日本料理店都可以吃到生魚片。用吃來了解一個地方的環境，實在是最直接的方法，不說別的，在街頭買一包有名的炸粿，那幾乎把在地物產都含在裡面了。

看看街頭小吃店賣的小捲米粉，一夜干，還有那些高級的壽司，就知道澎湖人吃海鮮挑嘴是不假的。除了魚，還有貝類文化，玄武岩的沙灘，看上去是黑的，但能採到海菜下冬粉，熱炒店的各種貝類也都是從未聽過的名字。

那天在風櫃嘴一帶的沙灘，女友發現一個巨大的橘色貝殼，上面有屋瓦似的紋路，回到民宿發現樓梯間也擺了好幾個，老闆娘說是餐廳帶回來的，叫大楊桃螺。

留意菜市場賣的蔬果，就知道在這個風城鹽土上，在地仍有豐富的植物文化。雖然造林困難，澎湖還是有農業，只是所有作物似乎都得躲在咾咕石後面，近年則用防風網代替。菜瓜，木鱉果，高麗菜，還有近年流行的，番杏科的冰花。

在飲食日常中，我唯一注意到的原生植物是風茹。現稱的「澎湖三寶」中，仙人掌與蘆薈都來自美洲，街頭也都能見到盆栽。唯有風茹，是在沙地中挖掘的野生菊科植物，但變成三寶之後，野外已幾乎被採絕，能做成茶包的，都是栽培的小植株。

澎湖又名菊島，則是因為菊科植物天人菊，同樣來自美洲，但因為耐旱的特性，成為島上重要的花卉景觀。那天帶完活動，我和女友看看時間所剩不多，實在跑不遠，就到觀音亭邊看海，結果最後都在看海邊的麻雀——整沙灘的麻雀，輪流在吃天人菊的果，吃飽就在沙地上洗沙浴，一隻隻往地裡蹭，鑽出一個個小坑，像要把自己種到砂裡去，變成塊根。

話說那天我們帶的「森林體驗」活動是這樣的，用一系列環境照片，引導參與者寫出關於澎湖的句子，最後加以組合，成為集體創作的生態長詩。他們在地人，對於我選擇的環境照片，不盡然有什麼特殊感覺，反而大多寫成類似觀光

DM上的意象，或者因為受到我照片的引導，反而寫了一些未必專屬於澎湖，但或許屬於個人日常的句子——在活動後，我深刻檢討，自己所認知的在地，莫非只是浪漫化的異域情調？也許真正日常的，本來就該是交纏在所有方面，最普遍又最真誠的想法。而這些想法中，如果仍有著地區性的不同，才是真正的在地吧。

活動中，大多數句子我都忘了，就只記得最後一句，是我自己寫來墊底的：

最粗糙的 磨成文石

最紛雜的

下鍋

炸成糗

河的盡頭會是什麼

一

我想著，一條河溪的盡頭會是什麼？某片海嗎？

二〇二三年暑假，我第一次來到大甲溪的古沖積扇，還在那裡教了兩年書。學校所在的山坡，百萬年前曾是濱海的平原。生成島嶼的造山作用持續將陸地抬升，現在整體已是海拔約三百公尺的臺地。無論搭乘海線的火車，或取徑臺中盆地的高鐵，窗外都可看見那座奇異的平坦高臺。清人黃叔瓚於著作《臺海使槎錄》中說道：「大肚山形，遠望如百雉高城」，這是第一次，大肚臺地以漢字被記載。

大甲溪淵遠流長，從雪山山脈帶下第一批臺灣自產的變質岩，來到平原時已成為磨圓的卵礫石，就這樣堆積了數十萬年。厚達近百公尺的礫石層上，在多雨的亞熱帶，又化育出一層紅土，完成了臺地的基本形貌。河的記憶漫長波折，沖積出平原，然後平原抬升，變為臺地。

到此為止了嗎？礫石層疏鬆，表面乾旱如莽原，但內部間隙貯存了水，從臺地邊緣湧出為泉水。湧泉又匯成小溪，像古大甲溪的細小影子，仍繼續前往海的方向，又堆積出新的沖積扇，每個都成為宜居的海岸平原，清水、沙鹿、龍井、大肚。

四千年來，平原的遺跡中，出現稻米，小米，有時是貝塚，有時是堅果與獸骨。

昔有鹿群奔跑其上，人群捕鹿而居，幾代人的生命被鹿捲動。我曾在日本的博物館，看到那些武士鎧甲內襯，導遊說那都是臺灣的梅花鹿皮。而在西海岸的考古遺跡中，總是留下成堆缺了四蹄的，鹿的骨骸。遺骸旁，是中國與琉球的青花瓷，東南亞的琉璃與瑪瑙，大概就是鹿換來的。

二

環繞著臺地，在文字記載中，曾有個巨大的部落聯盟，現稱為「大肚王國」，這個多族群的聯邦組織，涵蓋人類學者所分類的巴布拉族、巴宰族與巴布薩族。聯邦在日治前大致消亡，多數族裔遷往埔里。

台灣西部三大文化體系，以台南為核心的西拉雅、雲彰平原為核心的巴布薩（古稱大南），以及中部的大肚王國，依序逐漸被荷蘭東印度公司擊敗，鄭成功勢力到來時，只剩下大肚王國還有餘力頑抗。

臺地與海岸平原的記憶，如同微縮的臺灣史，南來北往的勢力，在此匯聚，背水一戰。從荷治時期，一路支撐到了清領時期。

一六九九年，吞霄社事變，一七三二年，大甲西社事變，大肚王國依臺地的東西側被清兵分化，臺中盆地驍勇善戰的巴宰族站在清政府那邊。如今，敗退的巴布拉族人大多退往埔里，數十年後，在割地換水的農業佈局下，失去受封土地的巴宰族人，也一樣退入了埔里。

只剩臺地還留著。日治時期的土地指界，漢人紛紛前來指認，百年前就已獲得的地權，北段，中段，剩下南段，昔日大肚王國的核心，沒有讓給漢人，沒有人來指認。最後這裡成為總督府的保安林地，這是至今臺地最完整的一片天然林。

大肚王國的古調，只被臺地東南角，位於巴宰與巴布拉之間的貓霧棟社保留，歌詞與曲調都還能找到，這是最後的遺訓，開頭就說，「青年與老人都來吧，大家一起唱，不要遺忘這些話語。」

「大家不要變成漢人。」

後來讀到巴宰族後人的著述，寫著早年族群撕裂交戰的滄桑，寫到「巴宰」(Pasah) 這個名字怎麼來的？可能源於「小米」(pazay)，也可能源於「刺」(Pazan)。曾經，我們不做珍貴的小米，要去做攻擊的刺，真是悲慘。他這樣寫著。

三

從新石器時代以來，大肚台地周遭的聚落，大致都不會高過地下水線，礫石覆蓋紅土的古老沈積，是留不住水的，水從各處邊坡孔隙流出，成為湧泉，泉水創造生活。目前臺地周遭的數十個湧泉，都是老聚落的核心，有些聚落在四千年前就存在了。無分原漢，居民都會夯土、砌石，甚至植樹來保護珍貴水源：清水，龍井，番婆井，滿仔，埤仔，過洋仔，老地圖上的臺地邊，環繞著水的名字。

就在臺地南段，有處易於取水的溪谷，居民用礫石駁坎保護了一道湧泉，如今的社區名為瑞井，很可能就是當初大肚社的位置，居高臨下，確實像個王國核心，但唯一堪可作為遺跡的，是土地公廟前三棵約三百年的老緬梔樹。緬梔俗

稱番花，荷蘭人引進後，就在平埔聚落廣泛種植，或許作為景觀，又或許如傳說，有治療瘡疾之用。但這是目前大肚王國在台地上唯一的見證了。

四

先民都知臺地乾旱。然而撇開高程限制，要是在臺地面上有了水，生活確實也可能移轉到坡頂。如今的大肚臺地坡頂，有蓄水的地方，還散落著一些傳統閩式格局的「正身護龍」家屋。我想那些屋子最早也是在清末才能真正立足，畢竟直到十八世紀上半葉，那些遠望如高城的稜線地帶，都仍是各原社的地界與獵場。

這些屋子，像從紅土礫石的臺地自然生長而出：礫石駁坎層疊為基礎，紅土夾稻草夯成土磚，像是臺地結構的延伸。後來有人以磚窯燒製成顏色相仿的紅磚，堆疊為牆，表層古早塗抹牛糞防護，後來是夾沙的瀝青，再後來是水泥，看那些牆垣剝落處，像某種現代化倒敘的層理。

土塙厝的結構以刺竹桿構成，相思木作樑，樑上方覆蓋著白背芒構成的屋頂。正是臺地面的優勢植被。

刺竹是全臺乾旱惡地的重要物種，自古廣泛作為建築使用。臺灣平原地帶的干欄式建築，基本上以刺竹為主要材料。除了建屋與採筍，因其新芽為尖刺狀，若不加梳伐，便可長成禦敵的帶刺竹圍。而相思樹，是整個西部平原的鄉土風景，日治時有廣泛造林，但在那之前，相思樹很可能就已是丘陵帶的原生植被。

我們很難分辨這樣的屋子是所謂漢文化，還是南島文化，依據《台海使槎錄》：「貓霧揀諸社，鑿山為壁，壁前用木為屏，覆以茅草」，或者巴布拉族的古曲歌詞：「要蓋這房屋，沒問題……蓋茅草屋頂，要弄整齊，要挑得好茅草。老鼠走（橫樑）要按得好。蓋屋子，要成就，按照水流方向，卜定位置，材料辦齊就動工。」

雖然形式不同，大體材料也是一樣的。或許每個土磚、木樑、竹牆與茅草屋頂，都帶有某些古老的文化基因。真要描述，這就是中臺灣才有的房子。

不過要在台地立足，最重要的還是水。

挖掘土磚原料的坑洞，必然位於地形低窪處，先民懂得維護周遭帶狀的森林，因為這將成為生活用水的蓄水池，在地通常稱為「池」或「水堀」。水堀底要盡可能擾動踩踏，顆粒分層結晶化後，才能蓄積珍貴的水資源。紅泥水可直接洗衣，是以台地上的人都穿著「紅布衫」。飲用水，則要自備水缸，經明樊沈澱後方可飲用。

台地的旱季從十月開始，二月時進入霧季。沒有雨，但霧水凝聚在家屋後的竹叢上，刺尖，葉尖，滴滴答答涓滴成流，居民會開溝飲水，流入水堀，成為一年第一道水流，一種橫向的降水。

西南風起，春雨梅雨開始落下，屋後的竹林功能轉為防風固坡，南路鷹開始經過臺地，捲動當代的賞鳥社群；南路鷹落在水窟旁的森林，傳言鄭成功在臺地旁擲劍化為水潭，漢人們說那些鷹是在思念。

從竹圍水堀空間往外走，會看到滿滿的芒草。大肚臺地的白背芒，經過選育，成為細葉的「麵線種」，足以取代白茅，成為茅草屋頂的原料。臺地的菅草產業還可出口到鹿港與竹苗沿海。

可混在土磚裡的稻草，歷史更加悠久，是新石器時代就已生長在海岸平原的陸稻，日治末期的統計，光沙鹿地區，就有近六百甲的種植面積，但二十年後，已消失殆盡。

我猜想，或許中臺灣的草鴉，這種在高草叢繁殖的貓頭鷹，也就是這麼變少的。

餵養臺地人家的，除了稻作，就是那些與草原鑲嵌的旱田：花生、油茶，胡麻，這些油料作物都曾風光一時。如今則有新興的狗尾草，那曾是田邊的藥用植物，曾經叫通天草，也曾經叫山貓尾——這是我唯一知道的，帶著石虎身影的植物名字。

臺地面許多地方後來被整理為甘蔗園，廢耕後的蔗園土地則成為都市計畫的重要基礎，如今各處綠地多是蔗園的遺留，包含大學校地、都會公園，與中科園區。他們也試圖復育大肚山的原生植物，也挖了生態池，遙遙與僅存的水堀連成了某種新的地景。

日治時代的跑馬場與遊園地，初時為了觀光，後來為了戰爭。當年遍植的牧草仍在生長，如今優勢的星草、大黍，都是該時的產物，旱季時成為燃料，阻礙了森林的擴張。

儘管草原並不特別畏懼火燒。曾經，某種頻度的火燒，維持了乾熱的高草原。耐火的物種稱為火災適存種，例如從苗栗一直延伸到南部丘陵的白背釣樟，臺中在地稱為假死柴。又例如臺灣百合，據說曾有上萬朵齊開的盛況。百合鱗莖

埋在土中，可以躲過地面火，但躲不過盜採與開發，如今只有零星植株，躲藏在草深處。我想像孑遺自甘藷田的白薯天蛾，孑遺自甘蔗田的甘蔗天蛾，會在微光的月夜，被花香召喚。

穿梭在這片神秘的草原，還可以看到散落的臺灣海棗，粗壯的莖幹佈滿焦痕。這種棕櫚科植物，以富含灰份與木質素的厚皮防火，尖利如劍的葉片，則被民間製成可驅邪的掃帚。保育類的環頸雉與臺灣畫眉，會在這些多刺灌叢中鳴唱繁殖。自繁殖場逃逸的梅花鹿與紅麋鹿，偶爾也會現身，穿越臺地的向上路，路旁還立有小心野鹿的牌子，像是重現著某種不願遺忘的事物。

從家屋外擴的空間，草原盡頭，往往是沖蝕溝的河蝕崖。懸崖之外，是由臺地流下的溪流，大都往西，往海的方向，把臺地切出一道道閃電似的溝壑。在這人類視野的邊緣，另有著纏結的生命，蝕溝中保存著臺地最稀有的物種：天料木，豆梨，台灣野梨，狗花椒，小果薔薇，郁李。許多植物組成類似於馬祖，像是記憶著臺灣中部曾經連結華南地區的陸橋。石虎、食蟹獾與穿山甲，仍在這樣的谷地穿梭。然而多數溪谷在當代幾乎成為垃圾傾倒場，曾見過堆滿垃圾的谷地，春季的赤腹鷹仍然飛入谷中夜棲。

火沒有燒盡的森林，退縮入溪谷中，跟垃圾一起，消失在臺地的地平線下。

夏季大雨時，紅土水挾著滾動的礫石奔流，把臺地邊坡的沖蝕溝繼續加大。坡面的森林，勉強對抗著時間的洪流，北邊的火炎山，南邊的八卦台地北段，都已在旺盛的侵蝕下逐漸丘陵化了。

如今臺地的保育核心是臺中都會公園，他們復育的，就是溪谷與草原中的遺族。或許某一天，這些物種會重新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。在離家屋最遠的區域，會成為當代的禁區與聖地。

六

大甲溪的古沖積扇，礫石紅土上的一切，被歷代生活的人重新編輯，成為家屋空間。十九世紀以來，這些定耕型態的地景，像新生的島嶼，或者記憶之海浮現的一套新的邏輯，一個夢境。從臺地的一棟家屋開始，讓我產生了一種全新的空間概念，一種看待整個中台灣的視野。

難以開發的旱地，卻彷彿保留了某些潛能，環繞著都市計畫、慣行農法、軍事設施，就在那些散落著老建築的地方，水堀與家屋，像過去的載體，與未來的預兆。充滿縫隙的礫石紅土，因表層眾生的網絡，緩衝侵蝕與蒸散，還能汨汨湧出水源。

在物質記憶的盡頭，河流又生出了河流，世界又生出了世界。這乾旱的臺地，是個多麼奇特的集水區呀。

七

站在臺地邊緣，偶爾能穿透街道上空的霧霾，看見梧棲的海。我好奇，河流在時間中的記憶積累，最終變成的，就僅是眼前這座市鎮嗎？

我在沙鹿市區的小巷中，找到那間停車困難的普善寺。看似漢人的宮廟，其中供奉的卻是巴布拉族的牌位。

我也看過這麼一些織品，無論在臺灣博物館或臺大人類學博物館，都是最精緻的館藏——佐久間集團收購自埔里大肚城的幾件織花短衣。其上編織的，有傳說中來自臺中盆地，染紅的狗毛，深藍的麻線，以及山區泛泰雅與鄒族的金草

蘭纖維，織成一格格專屬於海線平埔族群的紋樣，這是大肚王國來織著山海與歷史的年節禮服，一度變成商品，如今又變成了一個世界的隱喻。

普善寺裡的族人，在每年農曆八月舉行過年的牽田儀式，以近乎失傳的巴布拉語，運轉起古老的歌舞。網路上還能搜尋到早年學者抄錄的「古番曲本」，youtube上也還有當今族人傳唱的旋律。

這些夾藏在當代都市縫隙中的光影線條，如蜷縮的時空維度，或許在某個視點啟動之時，我們將能看到其中所蘊含的整個星系。

八

大肚臺地東側，西屯市街上，出土了一把馬鞍形的石刀，用途可能不是收割，而是祭祀，其製造時間約在距今四千年前，黑亮的質地，明顯是來自脊梁山脈的板岩，來自數百公里外，河流誕生的源頭。此處流過的筏子溪，現為烏溪的支流，但百萬年前，它也曾是大甲溪的水脈。整個臺中的水系圳道，全數流往西南，那都曾是「大甲溪」的遠古流路。

走在臺中市區，你總會找到這樣的公園，地層下是一層又一層河流的夢境，在時間的流路中，河的記憶有著刻點，但沒有盡頭。

這公園底層，有一副俯身葬的，年約六歲男孩遺骨，現在連管理單位都喚他「小來」。小來的雙手呈現後揹姿勢，巴布拉族的耆老看到說，那就是牽田祭典時，揹祖公的姿勢呀。那手不能放下來，因為上面是祖靈呀。

事實上小來那雙手，百年千年都沒有放下來，上面是一座巨大的城市呀。